



凸凹
文集

西典新读

札记



凸凹◎著

北京：北京出版社



凸凹
文集

05

·
札
记

西典新读

凸凹
著

北京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西典新读 / 凸凹著. — 北京 : 北京日报出版社,
2017.5

(凸凹文集)

ISBN 978-7-5477-2456-9

I. ①西… II. ①凸…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41747号

西典新读

出版发行: 北京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8-16号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

邮 编: 100005

电 话: 发行部: (010) 65255876

总编室: (010) 65252135

印 刷: 廊坊飞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

字 数: 300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自序 / 001	
----------	--

希腊篇

人塑其形·····	006
诗歌的永恒·····	011
英雄的诞生·····	015

波斯篇

哈菲兹情结·····	021
------------	-----

法国篇

坐行者之歌·····	025
亡灵之有灵·····	027
另眼看卢梭·····	030
欲念之上的德行·····	035
“上帝”的眉批·····	038
“人”的视角·····	045
细香·····	049
互文的阅读·····	053
人性的坐标·····	057
敬畏天成·····	062

爱情的一种状态·····	065
女性的制衡·····	068
虫情与人性·····	071
从书本“返回”到大地上·····	075
行动的哲学·····	083
抵抗误判·····	086
文本的表演·····	088
小说的小说·····	092
金钱挤压下的文思·····	094
罪孽的回声·····	097

德国篇

纯粹的幸福·····	101
五十之后，应是自足之境·····	107
跌宕的伟大·····	110
好的哲学，不是上帝的斋饭·····	114
栅栏与围墙·····	117
悖论也深沉·····	118
在生活中学会生活·····	120

英国篇

平等的吸引·····	124
体恤的美意·····	127
怨恨的大爱·····	130
宗教的阳光·····	135

影响发生之后·····	138
被遗忘的阅读·····	140
阅读不是被奴役的过程·····	144
健全的两性关系，乃身心俱在·····	146
在浪子与赤子之间·····	148
所谓“现代世界”·····	152

美国篇

“血液”的制衡·····	157
寂寞的人生释义书·····	161
经世的通俗·····	170
灵魂的叹息·····	173
现代人的“圣经”·····	175
猜读怀特·····	178
夜之细声·····	182
诗歌的时空维度·····	185
警惕“平庸之恶”·····	188
相见两离析·····	191
直面现世的迷离·····	195
“抵抗”中的成长·····	197
被轻慢了的经典·····	202
斯泰伦的雪茄·····	207
在读写中重生·····	210
思在别处·····	214
无眠读梦·····	218

寻找“同路者”	222
---------------	-----

俄国篇

拒绝淡忘	227
失意者之书	231
文人的真实生态	234
宗教，道德家的底色	237
托翁的真实	239
过严谨的生活	242
美好的呼唤	245
低调与原则	248
朴素而美	251
风尘中的道德之尊	254
神秘的乡村与爱情	258
灵魂的展览馆	262
思想的火花	265
历史的选择	268
爱的悲壮	271
欲望的劫数	274
爱与恨	277
纯粹的艺术情怀	279
还原被硝烟遮蔽的人性	286
我的声音过着它自己的生活	288
雾霭散去，光明依在	291

日本篇

缘心而荣·····	296
“私小说”的文脉·····	301
以“临终之眼”写纯情文字·····	303
无我的永恒·····	306
纯情之美·····	309
融入生活的河流·····	312

印度篇

句子之外的意义·····	317
--------------	-----

爱尔兰篇

当你老了，然后懂得爱情·····	322
------------------	-----

西班牙篇

阅读的况味·····	330
------------	-----

保加利亚篇

土地上的生命叙事·····	333
---------------	-----

奥地利篇

女性的身姿·····	341
剑不能至，笔未必完成·····	345

危险的情感·····	348
------------	-----

捷克篇

读变小札·····	354
-----------	-----

瑞典篇

双重人格的写真·····	358
--------------	-----

阿根廷篇

一种文化别解·····	363
-------------	-----

澳大利亚篇

土地的《圣经》·····	367
--------------	-----

加拿大篇

充盈之外·····	372
-----------	-----

自序

我是一个有强烈阅读嗜好的人。

我仔细思考过，感到阅读的快乐或许就是我的第一快乐了。为什么用“或许”这两个字呢？因为在物质至上的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感觉多少有些奢侈，甚至有与物质相对抗的味道。同时，跟真正的学问家相比，我辈的读书快乐只能算是一种小快乐，过分夸耀，便显得浅薄，至少也有些不知天高地厚。

但反复比较之后，除了读书的快乐之外，我还真不知自己还有什么别的快乐——对于金钱，我从小过简朴的生活已成了习惯，花销极小，并没有感到金钱的压迫，所以，也就没有过于强烈的需要。因为没有强烈的需要，便也就没有欲望被满足之后的快乐。对于地位，我出生于贫寒之家，父母从来不灌输在社会上的晋升之道，总是叮嘱道，只要不愁吃喝，便不要自讨烦恼。因为这个世界是强梁的世界，我等弱无支撑的小民，不要不自量力地去争持，一旦争持，便会受到伤害。至于女人，我等造化不够，好女人不会跟你，荆钗布衣、柴米油盐，能跟你生一个不傻不奸、不聪不慧的儿子，给你延续来世足矣。因为父亲是个农民，农民很讲来世，而他早早过世了，他已完成了自己的

使命。如果我不落实他给我的薪火相传的“密诏”，作为他生前钦封的“大孝子”，我会愧疚不安。而这个任务我也完成了，男女之事，我也不会有太大的作为了，便也不去想它了。

由于许多事情我不会去做了，人生就有了许多空白，怎么填补呢？便只有读书。所以，读书之乐，其实是我唯一的快乐了。之所以不能理直气壮地说出来，盖所得太少，怕被人误称大雅的缘故。

但我的读书生活，是虔诚的：每拿到一本值得读的书，都怀着一种崇拜的心理，仔细研读，生怕把书中的要义错过了。日子久了，就生出了习惯，即一种沉浸其中的习惯。能沉浸其中，便是一种痴迷；一旦痴迷，就有乐趣。所以，我的读书之乐是真快乐，没有附庸风雅的虚伪。正如与质素凡常的自家女人厮磨得久了，也能感到几分可爱一样，是心无旁骛的结果。

我曾跟友人说过，我从阅读中得到的快乐比从写作中得到的要多得多，所以我更喜欢阅读。这跟人性中的懒惰习性有关：种植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而品尝果实却是唾手可得的享受；只要你的胃口好，万千美味中的每一味，都会给你一丝快感。所以，阅读的快乐是一种自私的感受，它不好传达给别人，一不可传达，就是真幸福了。有人说，无节制的阅读会荒废事功，这或许有道理。但人们追求事功的目的是什么？也无非是在价值实现之后所得到的人生快意而已。而阅读本身也得到了心灵的抚慰，从生命快乐的层面，作用是一样的。在外在的世界中，正如曾文正公所说，事功是“半由天命，半由人力”的事情，在“天命”不授的时候，要保持人性的贞纯、人格的独立和生命的高贵，假阅读以自守，也是“抵抗”物质主义侵蚀人性的可选之途。

其实，读书人正如水一样，平静地流淌着，素日，并不让人感到它特别有价值——但染以污浊的时候，便想到它可以洗涤；口干舌燥

之时，便想到它可以疗渴。“无用”之处，正是它的价值所在。读书人所氤氲的书香，正是人性的土壤，无声无形地涵养着真善美的质子，也淘洗着恶的泥沙。所以，我总是认为，即便是逆子匪盗，只要他对书籍还葆有着一些难得的情感，便不会有大恶，便会有回心转意的那一天，且成为比常人更忠烈的赤子，且成为比市井小人更忠诚的爱人。

我之读书，总想读出自己的心得，总想读出人性的含量，不是为了示人而教化，而是为了自己受用。所以，对于所谓的“名著”，我总是读了又读，以期在年龄的自然增长和阅历的自然丰富的前提之下，得到精神的“自新”，以得到更大的受用。因为人生有涯，知也有涯，能得到深刻而丰富的人生体验，唯有读书。读书可以增加人生的时空，把一辈子活成几辈子，以有限的生命成本，获得无限的生命历程。

所以，我说自己是一个有强烈阅读嗜好的人，既不是欺人，更不是自欺，而是呈现一种真实的生命状态。也就是说，读书之于我，已远离功利的获取，而成为生活本身——是一种个人的生活方式。读后有没有作为，已不重要了。

由此可以看出，我之所说阅读比写作更让我感到快乐，是实话，而非矫情。

阅读之后，当然会有些个人的感受，作为眉批写在册页的空白之处，得闲把玩一下，竟尚有可供咀嚼的货色，便感到：书有大恩，它不欺有心之人。所以，如果说书籍是上帝对人类的精神之赐，读书人的阅读心得便是它假读者之手写下的眉批，是永恒精神的延续，便不敢私昧，恭恭敬敬地抄下来，传呈到世间中去。所以，阅读者变成思想者，再变成写作者，是一个很自然的精神流变过程，无丝毫神秘感可言，更无一点骄人之处可资。

我要说的还有一点，便是为什么要研读“名著”？因为名著是时间深处的精神土壤，它记述的是人类的典型形状、典型情感，是人性不

断提升的基础和平台，是人性从兽性中脱颖而出的见证和坐标。所以，阅读的过程，为的是寻找来路，理性地找到继承和发扬的精神命脉，不蹈“覆辙”，不费虚工，节省精神追求的人生成本，更好地进行新的思想建构。“太阳底下无新事”，这不是一句消极的话，而是告诉我们，所谓“名著新读”，便是不断摆脱历史的“催眠”作用，从“定评”中读出原生态的人性内涵，为现世生活找到新的精神昭示，让人活得不仅现代，而且纯粹。“名著”当然要分中外，而我对本国的经典，只是摩挲着品，做到心知肚明、涵养借鉴即可，一如对祖上的传统，虽察其短长，却不能放口而言，以免误判，或留下欺师灭祖的嫌疑，遭人非议。至于国外经典则不同，因无“家里”的禁忌，可不顾来路，不看脸色，任意评点，即便是歪理，也疑为“卓见”，至少聊备一格，让人批判。所以，我的“名著新读”只选取国外经典，虽离学贯中西的美誉远些，但心中无碍，可安心入眠。

2016年1月18日于改定于北京石板宅

希腊篇

人塑其形

午睡之后，是慵懒的，抬一抬手腕，好像连握笔展卷的力气都没有。

便仍想睡去。既然个体的人，在这个广大的世间是那么的无足轻重，又何必醒呢？

然而还是醒来，因为依着人间的惯例，午后的时光，“人”应该是醒的，紧闭的门，是抵挡不住敲的。你应该衣冠齐整地为他人预备着，即便你是个“私人”，又居停在私人的空间之中。就如一句俗语所说：做人就应该有人样。

坐在沙发上，随手翻一本萨福的诗，以此等待一个什么来客。那个人并没有来，整本诗集却读完了。接下来的时间，整个思绪都被萨福萦绕着，倒也感到一种意外的充实。

古希腊的萨福是很“私人的”，因为她的生平几乎是个空白。但是，后人却根据她的作品和一鳞半爪的记述，把她“塑造”成一个有历史的“全人”，供别人思量与拷问。直让你感到，只要你有了一个名字，旁人就会给你组织起血肉，让你有“人样”，成为公众人物。所以，纯粹的“私人化”，是不存在的。

对萨福的阅读，给我一个印象：少有哪个古代人物，在欧美的文学史中，像她那样被如此经年累月塑造成形象迥异的种种神话。她的声音被篡改、被发明、被模拟、被重构，到了任意的程度。人们根据自己的情趣和欲求，将其“还原”成自己需要的那样。

和萨福时代相近的希腊政治家梭伦，在酒会上听到自己的侄儿吟唱萨福的诗，极为喜爱，立即请侄儿教他。一个友人问他何以这般急切，他说：“我学会了它，就可以死而无憾了。”

米雷格在他编选的《希腊诗铭集》的绪言里，以花喻诗，他称颂萨福的诗：虽然不多，但朵朵都是蔷薇。历史学家狄奥尼索斯赞誉萨福诗的风格，评论道：“永远选择最婉妙最和谐的字眼，追求悠扬的音节，已达到优美动人的效果。”

以上的几位都是君子，都有端庄的理趣，他们只流连女诗人的诗美，而不感兴趣她的身世，这时的萨福便有神圣的光晕，便是：婉妙与雅洁。

在中国，第一个介绍萨福的，是周作人。1914年，他在《中华小说界》上著文说道：“（萨福的诗）情文并胜……譬如蝶衣之美，不能禁人手沾捉。”在中国老派文人眼里，萨福岂止是一个“雅洁”了得，简直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人。

看来，在以“精神”为着眼点的人那里，东西方的趣味是相近的，至少是相通的。

但是，在另一种趣味“引导”下的“破译”就不同了，萨福不仅“卑微”“低贱”，而且是“污浊”“变态”的象征。

一种说法是，萨福名下的作品，其实是口头文学的集成，因为她不仅不通诗艺，甚至是否能够阅读都值得怀疑。所以，“萨福”只是个符号，是和“萨福的诗”没有关系的。

因为萨福组织了一所女子诗歌学校，专门向未婚少女传授诗艺，

那种亲热唱和的场景还被陶画描绘下来，又因为她的诗中对女子表现出一种特别的热情，有人就认定萨福有畸形趣味，是个同性恋的爱好者。安妮·卡尔森在她的萨福新译本的序言里就写道：“我们只知道，萨福爱女子就和她爱音乐一样深。让我们就到此为止吧，行吗？”这是欲擒故纵别有用心的暗示，因其暧昧，就更强烈地激发了人们对萨福“形而下”的好奇，便使女诗人的“蝶衣之美”湮没在一片风尘之中。

到了后来，萨福的“沦陷”味道就更浓了。人们把萨福之死，归结为对一个无足轻重的男子之爱。这个男子居然是个一无所长的渔夫。他名叫法翁，无知无识，且放荡成性，唯一的资质，是有一副好皮囊。著名喜剧作家米南德写了一部《来自卢卡斯的女子》，称萨福为了对法翁无望的爱，从卢卡斯的悬崖投海自尽。在奥维德的诗里，更是把萨福这种失去自我的“委身”渲染得淋漓尽致：

我爱过上百的人——作孽的爱——可是现在，
你这冤家，以前为众人所有的，现在属了你一人。

这出自男性作家之手的内心独白，似乎比女诗人的断简残篇更凄楚迷人。在我看来，其实不过是一种伧夫心理：女人的卑贱，是男人的快乐；女才子的卑贱，更是男人的欢宴！

这迎合着一般人的心理，对杰出者的无奈与嫉恨，使他们愿意看到高雅被庸常蹂躏，那里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快感。不禁让人联想到，普希金如果不是被枪弹击中，拜伦若不是死于疟疾，雪莱要不是意外地溺毙，他们便不会那样地被世人尊敬和爱戴。杰出者是不能活得好的，更不能长寿。正如中国人的一句老话：寿则多辱。

到了公元二世纪，在萨福离世将近八百年，有限的记载漫漶得更